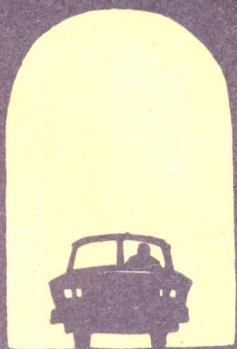


北京来的 检察官

苏德祯 李延柱 兰阳春等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来的检察官

苏德祯 李延柱 兰阳春 等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北京来的检察官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42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45000册 定价：0.49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十二篇短篇小说，通过不同的角度和生活侧面，塑造了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形象；歌颂了检察、法院和公安保卫人员热情关怀下一代的高尚品质。

目 录

北京来的检察官·····	苏德祯 李延柱	兰阳春 (1)
审 判·····	李 栋	王云高 (34)
当你重新掌权的时候·····		达 理 (55)
枪响以后·····		韩汝诚 (73)
弄巧成拙·····	李 瑞	(91)
第三个身影·····	陆通耀	(104)
律师之家·····	高尔品	(116)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史铁生	(129)
并非小事·····	梵 杨	(138)
“小院舞厅”纪事·····	黄德昌	(154)
绿色钱包·····	刘厚明	(169)
小阿飞日记·····	孔 厥	(193)

北京来的检察官

苏德祯 李延柱 兰阳春

一

列车跨过黄河、越过长江，向着祖国的南方飞奔。

夜深了，每个车厢只剩下微弱的灯光。不管是坐席或是卧席的旅客，都已朦胧入睡。可是，八号车厢102号软卧的一位六十岁出头的旅客，却没有半点睡意，他半卧着，瘦削而颇带疲倦的脸孔对着窗外出神。他那炯炯有光的双眼，似要看透月色如霜的大地，搜索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东西。良久，他转过脸，从枕头下的皮夹里掏出一迭信件，戴上老花眼镜，细心看起来……

这位老同志名叫杨青添。在这列车里，谁也不可能认识他。因为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相当负责的干部，论地位和方便，他搭乘飞机是毫无问题的，而他却偏要搭乘火车，而且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谁能想到这么一位大干部是这样出差的呢！然而，这位同志的确叫杨青添。老杨从四十多年前参加革命到现在，一直是个忙人；自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更恨不得多长一个脑袋，多生一双手，填补国家的创伤，建造民族的幸福。就是这次他接受到南方一个城市亲自调查处理人民来信的任务，在北京上车前，他还是忙得连胡髭也来不及剃，就上车了。用他的话说，是“人生不曾

偷得半日闲”。他不搭飞机而搭火车，目的也想破例地在列车上“偷得半日闲”，让神经的发条松动松动。可是，忙惯了的人，哪能安静？身负重任，哪能“偷闲”？

杨青添一封接一封地审阅这些群众来信，突然，他的目光在刚展开的一封信纸上滞住了，这封信的第一行字赫然他的眼前：“关于市委书记杜平利用职权保护儿子逃避法律制裁的揭发信”。

“杜平”？这个熟悉的名字不禁使他一怔：“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吗？”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阅读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某市市委书记杜平的儿子杜军杀害了一位名叫于倩的女青年，而杜平和公安部门徇私枉法，不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杜平是老杨的老战友、老上级。四十多年前，他们同是放牛娃，一同参加了红军，一同长征、抗日，一同打老蒋，生死与共，祸福同当，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解放战争的一九四九年，他们俩人同在一个师，杜平是师长，杨青添是副师长。他们共乘一条木帆船，在敌人的炮火硝烟中横渡长江。南京伪总统府楼顶留下过他们胜利的足迹，两广群山印记着他们解放者的功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杜平留在南方作地方工作，杨青添则转到中央政法部门。此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政治斗争的反复，业务工作的繁忙，都不曾损害过他们之间的友谊。现在，当祖国之船结束了它颠簸的流年，向着四化彼岸前进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战友成了被告的对象，而又将是自己亲手调查处理这个案子，这不能不在他的心中掀起一股巨大的波澜。

夜，已经是凌晨二点多钟了。杨青添无法入睡。他苦苦地思索着。他脑子里出现过这样的念头：这不是真的，也许是误传，或者是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而被杜平处罚过的人，出于报复的动机而写的诬告信。但经过思考之后，他很快就消除了这个念头。他的理智战胜了感情。他那由于极度的思索而变得有些呆木的脸上，分明透出一种坚决的神情：这次到南方处理人民来信，应该坚决……

二

火车到站了。这座南方城市虽然不十分繁华，在站台上接客的各种类型的小汽车还是不少。象杨青添这样的上边来的干部，完全可以享用小汽车接送，住高级宾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随着熙攘的旅客走出车站，请了一辆三轮车。

半个钟头以后，杨青添在市委一个普通招待所里落了脚。他匆匆洗漱之后，一看手表，刚好是十点整。于是他给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打算先报个到，但接电话的秘书说：

“杜书记外出了！”立即挂断了电话。老杨心里说了声“也罢”，便放下话筒，走出招待所的大门，径往市人民法院走去。

在院长办公室里，院长康进迎接着他。

康进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一张泛着红光的胖脸上，几乎看不到明显的皱纹，一双小眼睛见人就充满着甜蜜的笑。他握着杨青添的手，连连地摇着，小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亲切而恭敬地说：“欢迎！欢迎！欢迎你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是哪天到的？我们没得到通知到车站接你，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啊，怎么住招待所？……市

委没有给你派车？我们这地方来往人太多，接待工作太差了。……”接着，递过来南方的名茶名烟。

杨青添的目光在康进的脸上审视了良久，觉得这种亲热劲简直能把人的心都要融化了。可是，杨青添反而感到老大的不舒服，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从皮夹里拿出那封揭发杜平的信递给康进，开门见山地说：“康进同志，有一封群众来信需要同你研究。信中提到的那个案子你们法院曾经审理过。”

康进接过信，目光刚一接触到信的标题，便惊得睁大了眼睛。他硬着头皮往下看着，渐渐地，他的双手开始颤抖了，油光闪亮的额头冒出了晶晶汗珠，最后，胖脸变成了死灰色。

康进这样的神色变化没有逃出老杨的眼睛。他说：“康进同志，我想弄清这件事的真实情况，你能不能对我谈谈？”

“这……”康进如梦初醒，“这个案子我现在也记不清了……，让我想想吧。”

“这样吧，”杨青添诚恳地说，“我们以后再谈也可以。不过，我想先看看你们审理这案子的档案材料，可以吗？”

康进吃了一惊，但很快就平静下来，眨着小眼睛说：“好！我给档案室挂个电话，让他们找找。”说完，他给档案室打了电话。

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康进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了档案保管员清晰的声音：“没有找到这个档案。我们查遍了档案入档登记，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档案。”

其实，不用打电话，康进也清楚档案保管员会说些什么

的，他“啪”地一声放下话筒，摊开双手，对杨青添抱歉地说：“一下子查不出来，改天再汇报吧！”他那神情和举动，表明他是积极办事的，对上级的负责态度是无懈可击的。

送走了杨青添，康进转回办公室，猛拨电话：“喂，杜书记吗？……”

三

中午，杨青添把在法院里同康进的会见过过了“电影”，不免十分恼怒：太不象话！人命关天的大事，法院院长竟然一问三不知！作为人民的法院，却视国家的法律如稻草，难怪那封揭发信中说，我们的法律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啊！……

下午，杨青添按照他的工作程序表，决定去访那封揭发信的作者。

写信的作者名叫马正曦，是南方机器厂的保卫干事。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人，脸膛黑红，鼻子底下有点小胡子，有一股青年人的帅劲儿。

当杨青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知道来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干部，用意如何，有点忐忑不安。他握住杨青添那有力的手，偷偷看了一眼：这客人生着微黑的方正的脸膛，虽然显得清瘦，但配上结实的前额，稍稍上挑的浓眉，以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显得智慧沉稳之外又有一种久经磨炼的果敢味儿。杨青添亲切信任的目光使他的不安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

杨青添一边喝着马正曦递给他的热茶，一边用赞扬的口

气说：“小马同志，你给中央的那封信写得很好，你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很有典型意义。特别是关于要保证我国法律的权威的意见，说得太好了！这对巩固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极大的作用。关于这个案子，我想，罪犯为什么要杀死于情？这里面总有个原因，组织上很想了解这个真实的原因。”

为人憨厚的马正曦，深为上级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感动了，他诚挚地说：“老杨同志，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国家干部，不忍看着国家的法律被一些人这样的践踏。我只是将人民群众要说的话向党汇报。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谁都知道这件事。我之所以要给中央写这封信，因为我是于情惨死的目击者……”

说到这里，马正曦的脸上出现了怒容，眼前浮现了一年
前那个令人心碎的“镜头”——

一九七八年五月，正是南国凤凰花盛开的时节，满街满巷的凤凰树，红花布满了树冠，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披上了一层红霞。

早上市中心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一个中等个儿的姑娘骑着一辆二十六吋的女式自行车在靠着大街左边的慢车道内慢慢地行驶着。她身材窈窕结实，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衣，下身穿一条浅灰色的的确良裤子。她约有二十六、七岁，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神情冷漠，但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姑娘。

突然，一辆丰田牌小轿车越出快车道，冲进慢车道。姑娘前后的行人惊呼着向旁边闪开。可是，沉思中的姑娘似才惊醒，小轿车已经尾追着她。她惊慌失措地将自己的车头往左

边拐，想让小轿车驶过去。然而，她做梦也想不到小轿车是冲她而来的，竟发疯似的往左边驶去。她再往右拐，小轿车又往右驶。最后，汽车头终于撞上了她的自行车，使她连人带车“啪”地一声倒在路中心。她被弹出一尺多远，跌倒在小轿车的前面。还没容她喊出声来，车轮就无情地从她的身上碾过去了……

前后不到半分钟。当人们惊呼着涌向倒在血泊中的姑娘时，小轿车已经一溜烟向前奔驰而去。

事有凑巧，马正曦驾着摩托车去执行任务，正好目睹这一幕惨案。他毫不犹豫地调了调档，飞也似地追向前去，在大街尽头的十字路口追上了肇事的小轿车，借着肇事者往右拐弯的机会，猛地冲到他的前头，挡住了去路。小轿车被迫停住了！

马正曦跳下摩托车，冲上前去，猛地拉开小轿车车门，不禁一怔：“是你？杜军——”

杜军傲慢地盯住马正曦的脸，若无其事地带有几分讥讽意味地说：“又是你！怎么样？你现在还有权力来管我吗？真是太岁头上动土！”

一股热血冲上马正曦的脑门。他感到一头昏目眩，两手紧握拳头，真想揍死这个骄妄的家伙。可是，他还是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收回扬起的拳头，燃烧着怒火的目光利剑般地盯住杜军，愤怒地说：“你逃不脱人民的法网！逃不脱人民的审判！”

杜军突然发出一阵狂笑：“哈哈！什么法网！上次，你不是也想把我置之于死地吗？结果怎么样？你还是放聪明一点的好！”

马正曦轻蔑地说：“我还是请你别笑的过早，你应该明白自己这次犯罪的性质和上次不同，法律威严对你是无情的！”

这时候，追捕逃犯的警察来了。由于本行业务的关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马正曦是认识的。他把杜军交给了警察后，急忙驾车驶回出事的地点。可是，受害者已经被送进了医院。他向别人打听，知道受害者名叫于倩。他完全明白了一切，又驾车驶向医院……

说到这里，马正曦凄苦地摇摇头：“可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于倩已经死了。”

杨青添的心里有一丝隐隐的痛楚，他说：“后来，杜军又是怎样出公安局的呢？”

“后来，一个知情人告诉我，杜军被抓进公安局后，公安局长知道罪犯是市委书记的儿子，亲自将他安排在招待所，又连忙同法院院长商量处理办法，结果晚上又将他送回了家。当时我想，刑法不去管大官的儿子，我们的法律还有什么价值？……”

杨青添站了起来，额上的几根青筋搏动着。他一字一板地说：“对！我们的法律应该象天平，大官和老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又抬头望着马正曦说，“我想，于倩被害后，她的家属为什么保持沉默？他们为什么不申诉？这里面还有什么原因吗？”

马正曦沉思起来。一会，当他正要对着杨青添说什么时，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听了一会，然后将话筒递给杨青添：“市委秘书处的电话。”

杨青添接过话筒说：“我是杨青添——”

话筒里传来了一个亲切而恭敬的声音：“啊，老杨同志，真对不起！杜书记批评我们啦！中央来人都不知道、不接待！现在他亲自坐车去南方机器厂啦！”

杨青添放下话筒，心里疑惑地说：“我还来不及向他‘报到’，他怎么这样快就知道我到了这里？”

他思索了一阵，然后对马正曦说：“小马，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继续谈吧！”

马正曦却用忧虑的眼光看着杨青添说：“不，我们以后再谈吧！”

杨青添不解地说：“你不是还有话要对我说吗？”

马正曦掩饰地说：“杜书记要来了，我得告诉厂领导，准备迎接他。”说完走出了办公室。

杨青添望着马正曦的背影，脑子里又多了一个问号。

四

不容杨青添多想，一辆丰田牌小轿车已经停在办公室门前，杜平从车里钻了出来。

杜平的年纪比杨青添稍大，头已秃顶，光滑的头皮在阳光下闪着亮光；由于脂肪过多，他的肚皮比一般的同年人的还要大；脸颊两边的肉往下垂着，形成了一张上窄下宽的脸膛。

他走进办公室，就张开双臂扑了过去，紧紧地搂住杨青添，随后又抓住他的双手，呼着他年轻时的小名：“哎呀，小添子，十多年没见面我想你想得要疯啦！”

老战友久别重逢，杨青添也动了感情。他摇着杜平的双手说：“是呀，‘急风骤雨’的年月，我被卷到五七干校受

那窝囊气，闷得我常常叨念：‘也许我再也见不到我的那些老战友了。’”

杜平开玩笑地说：“怎么，你这‘乐观主义者’也曾这样失望过？”

杨青添心直口快地说：“老杜，你大半是没有尝过那滋味。可我是受够了那个洋罪的。”

杜平不觉脸红了一下。的确，在那“急风骤雨”的十年中，他开始也曾被挂过牌，游过街。可是不久，他就作为第一个站出来的老干部，被结合到红色政权中去。在后来的八、九年当中，尽管中国社会处于乌云滚滚黑浪滔天之中，他老兄还是风平浪静，绝无杨青添的那种经历。此刻听了杨青添说的这些话，虽然说者无心，可是听者有意，这就是他脸红的原因。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杨青添根本没有觉察到他这种神情的微妙变化。杜平在这几年中学会了这样一种本事：可以使别人根本摸不准他的心里到底想什么。

杜平仍然保持着亲热无比的神态，以长者的身份，对着杨青添的脸上、身上审视一番，说：“呸，小添子，你老了，瘦了，是不是有病？”

杨青添笑着说：“老是自然规律，瘦点也不见得是坏事。我看你虽然比从前胖多了，但也不见得比我好受吧？哈哈！……”

“哈哈！”杜平也放声大笑着说，“你还是象当年那样风趣。”

杨青添说：“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杜平收住了笑声，既是严肃，又是亲昵地说：“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被‘四人帮’折磨了多年，这回到了南方，正逢气候

温和的时节，我得让你好好休养一些时候，调节一下身体。我已经告诉秘书，晚上就把你的行李搬到我家去。你就住在我家，在那里进出说话也方便，也有你嫂子照顾。”

杨青添严肃地说：“你看我能静下心来养身体吗？老杜，你是了解我的，过去从来没有安闲的习惯。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三年啦，可是‘四人帮’给我们留下了‘三座大山’……我恨不得多长几颗头、几双手……这不？我刚下火车，还没有来得及向你报到，就跑到这里来了。”

沉默了一会，杜平的脸色阴沉下来了。

杨青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平静地说：“老杜，我这次到南方来，是为了调查一些人民来信。我这样焦急地赶到南方机器厂，就是要了解其中一封来信提到的事，它牵涉到你儿子小军。我想了解清楚这件事的真相。”

杜平从衣袋里拿出烟盒，抽出一支递给杨青添，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着。沉思了许久，才喷着烟雾说：“那么，你相信那封信的话吗？你怀疑公安局和法院对这件事的处理吗？”

杨青添不假思索地说：“我现在还没有根据相信这封信，但也没有理由使我不怀疑法院对这件事的处理。这么大一件事，公安局和法院为什么不立案、不入档？我只有经过调查后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杜平狠狠地将烟屁股摔到地上，生气地说：“小军撞死于倩，完全是出于无意。她自己撞到汽车底下，难道要小军对她的死负刑事责任吗？”

杨青添缓和而诚恳地说：“老杜同志，请你别激动，反映小军犯罪的人民来信有好几封，小军是否构成犯罪，他要

“不要负刑事责任，我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不过，咱们是老同志，应该懂得，在法律面前，谁也不能享有任何特权。如果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不能秉公执法，用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良心维护神圣的法律，还行吗？”

杜平不愿意把气氛搞僵，换了一种口气，几乎是乞怜似的说：“好了，咱们一见面就好象要争个什么的。你负的职责我明白。但总得给老战友一点面子吧？要体谅为人父母之心啊！”

杨青添突然感到耳腥。他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市委书记说出来的话，他简直要怀疑这人是不是曾经跟他一起为革命出生入死战斗过的老战友。

五

一个风和月丽的夜晚，杨青添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路两边榕树的树冠交织在一起，象一条绿色的帐篷长巷。低亘的路灯闪着昏暗的光。只有那当空的明月，透过密密的榕树枝叶，将鱼鳞般的光点洒在路面上。杨青添踏着这些光点，走着，沉思着。

现在，他要去访问的是于情的父亲于忠——市商业×公司的一位经理。

市委招待所虽离×公司的宿舍很远，但杨青添为了不惊动别人，一个人徒步走着。他走进了×公司的宿舍，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于忠的家。这是一栋普通的四层楼房，于忠的住所二楼，窗里亮着灯光，证明主人在家。杨青添轻轻敲着门。

屋里传来一阵脚步声，门打开了，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